

不管是隐者,还是贾岛的寻访,它们看上去是一件具体的事,而且没有完成,但是实际上,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他的寻隐者这件事情确实是圆满的了。

### 花边系马

我喜欢五言绝句,绝句,这个名字就很妙,绝,截也,把一首律诗拦腰砍为两截,真是泼辣。

小时候喜欢,是因为它们短,但是背会了,在爹娘面前也算有个交代——难道它就不是一首诗吗。大了喜欢,还是因为它们短。中国古典诗词妙不可言,五绝,字数少到不能再少,却往往讲一个大到不能再大的意思。于是每一首,都耐人寻味。那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是诗歌的内容吗?非也。而且这寥寥数字,可能会比一本《史记》更让人感动,因为它传达的东西,有一种微妙的意趣,给人很多感觉和联想。可你意会了又觉得很难讲出来。也许是诗人在不经意间流露的自己性情的本质,构成了它最美妙、最神秘的地方。

唐代的五绝里,有一首最绝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青松白云之间“寻隐者”,跟我们这些爱逛淘宝京东抖音的人比起来真是超尘绝俗。贾岛最著名的“禅意”之作首推此首,二十个字引来无数点赞。

小时候我爸爸问我,贾岛遇到隐者没?我翻了个白眼——他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没有!后来小学老师也是这么讲的,没有遇到。

可等我当了娘,家里那个爱思考的小学生跟我说,遇到了。我惊呆了。转念之间,对他的领悟又惊又喜。他说遇到了,最起码意会了三个问题:隐者是谁?贾岛是谁?贾岛为什么要寻找隐者?

我重新品咂了一下这首已经背会四十多年的小诗,不管是隐者,还是贾岛的

寻访,它们看上去是一件具体的事,而且没有完成,但是实际上,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他的寻隐者这件事情确实是圆满的了。他遇见了松、药、山、云,这些都是隐者的内在之我呀。

《寻隐者不遇》既是对隐者其人的不遇,又是和隐者精神的必然相遇。同时,它穿越时空而来,与我们的日常息息相通。这世上有太多的东西是存在而不可见的:骑驴找驴,开会走神,银行账户里消失的数字,都是隐者。所以寻隐者不遇,大概也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吧——存在而不可见。

隐者明明就在山里,贾岛却要说自己不遇,他瞒过我们,通过松下问童子,一层层接近自己向往的事物。贾岛啊!提到他就会觉得他很可怜,短短两诗写三年,我永远记得我爹给我讲的“推敲”的故事,这不是魔障了吗?有关他的关键词词穷寒岛瘦、苦吟、诗僧、诗奴、诗囚……每一个标签都让我簌簌发抖,我直言是不会学他的(苦学精神),弄得父亲颇为失望。

贾岛出生于河北范阳,平民家庭,门第寒微。传说他三十岁前曾数次应举,都不得志。诗写得这么好,怎么会不得志呢?因为他太骄傲太看不起人了,有本古书叫《鉴诫录》记载说:“岛初赴名场日,常轻于先辈,以八百举子所业,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独语,旁若无人。”看不上与他一同参加科考的所有举人,遭到孤立实属正常,屡考不中就更正常了。因为这样狂妄的人,主考官恐怕也不会喜欢,所以《鉴诫录》继续说:“公卿恶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被列为疯狂考生中的“十恶”之一,能够想象得出当时贾岛在考场上有多少遭人恨。而“连败文场”,当然就中不了进士,更做不上官。迫于生计,贾岛只好栖身佛门为僧,取法名无本。原

来史书说他“出身寒微,性格孤傲而不得志”,是这么一回事,有门第的关系,也有个性的关系。当然,肯定也有时代的关系。

贾岛的苦吟,对我等俗人,可能确实是苦,但在贾岛自己那里,恐怕未必。俗人是想不通僧人的举止坐卧的。我后来去过二甲的香光莲寺,在那里遇到一个吃斋念佛的苦行僧,他说,他不睡觉,每天只是坐着,顶多打打盹儿就过去了。我一看他打坐的单人床,果真有个屁股大小的“圆坑”,旁边的棉被子已积了尘土,显然长时间没动用过。那么“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苦吟不辍,对于贾岛来说应该是有种自虐的快感。跟我们熬夜追剧打游戏也没有什么区别嘛。

贫困的家庭,失落的仕途,枯寂的禅房生活,使贾岛养成孤僻冷漠而内向的性格。有过僧人经历的人,在与俗世之人交往时,其心灵之困也隔阂如隔山。他经常说:“知余素心者,惟终南紫阁、白阁诸峰隐者耳!”哦,原来这样,他才会去寻访隐者。终南山位于长安以南约五十里处,在唐代,素为佛、道、隐士们的集散地。贾岛与佛、道、隐士的交往极多,写的诗当中,有一百多首都是写给这类人的。他去寻隐者,原来是为这些人“知其素心”。

当然除了隐士,贾岛也有一些俗世朋友,比如拜在韩愈门下,同为韩孟诗派的一批人。他们与贾岛的交往、和诗,也很有意思。志同者道合,精神风貌也类似才像话。其中有个张籍对贾岛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也挺喜欢他的七绝《秋山》,虽然跟贾岛相比略逊了一点。他的《赠贾岛》一诗,在描摹贾岛生活状态的同时,顺便也道出了贾岛科场落第的现实。我们看到了怀揣诗稿无处投寄的贾岛,拄着棍子去挖野菜的贾岛,写信给朋友乞求粮食的贾岛,名落孙山无可奈何的贾岛……贾岛自己的禅诗展现的是精神世界,而他朋友的诗歌总是在记录他的俗世生活。这种不得志的俗世

生活,又反过来让人了解了他的精神向往,他松下问童子的意图。

那这样一个诗人,所追寻的隐者又是何方神圣呢?

隐者是隐居不仕的人,隐居不肯当官,很是让人佩服。先秦时代就有了这样的怪人。到了陶渊明,已经是一个标准的隐士,然后以他为开端,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系统的隐士文化。贾岛连和尚都做过了,就没有再去做隐士,但是他自己觉得还是和隐者精神上是相通的,所以会寻访他们。而他们,其实都是一场动乱的产物。

贾岛的生卒年是公元779年到公元843年,也就是说,在他出生前十六年,唐代刚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更耽于享乐,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安禄山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范阳就是贾岛的老家,藩镇割据时期一直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贾岛的个人生活自然是深深受到这场战争影响的。

安史之乱之后,遍地都是贾岛这种孤傲落魄之人,茫茫人海中多了一个群体:隐士。整个社会包括文化都发生了转型。许多走投无路的文人,从马上建功立业,转向了归隐山水田园,从外在事功,转入内在的清修。之前文人们要么儒家要道,但是安史之乱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成为了主流。它重视心性修养,追求的精神境界既不能言说,也不立于文字,唯有妙悟。因此禅宗极大地影响了中唐以后的艺术、文学,当然也包括人的生活方式。贾岛的时代,大唐繁华已成一梦,而参禅和写古绝禅诗,却成了时尚。

南朝就有的绝句,到了唐代越写越绝。话不需要多说,懂的人都懂。

却原来,寻隐者不遇,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记,题记之后,但见困顿诗人,青松白云,千载空幽。



每当情绪陷入颓废之时,我就会塞上耳机,去听一听《拉科奇进行曲》,来给自己鼓一鼓劲,因为没有哪种音乐作品可以像进行曲这么振奋人心。

### 你还记得“鸳鸯茶”吗?

□南西

年岁渐长,越来越爱聊怀旧话题。

告别校园已有几十年,大家分处东南西北,各自的境况大相径庭,班级群里的聊天时时陷入冷场状态,唯有聊到学生生涯或者关于老美食、老电影、老音乐、老明星等怀旧话题,共同话语才会增多,每每能聊得热火朝天。

有一天,大家聊到了译制片。李梓、刘广宁、丁建华、邱岳峰、乔榛、童自荣、毕克……一个个熟悉的配音演员,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追捕》《英俊少年》《简爱》《佐罗》《苔丝》《叶塞尼娅》……一部部经典的译制片更是赚足了我们的话题。

一位老同学问:“你们还记得‘鸳鸯茶’吗?”

“你是说《虎口脱险》吗?那可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部喜剧片。”我回答道。结果,呼应者众,许多同学都说他们喜欢《虎口脱险》。

作为最早被引进中国的法国电影之一,《虎口脱险》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二战期间,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夜袭德国。飞机在法国巴黎上空,被德军击中,三名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他们约好降落后,去巴黎清真寺附近的土耳其浴室会合,接头的暗号就是:鸳鸯茶。

鸳鸯茶,英文对应名是“Tea for Two”,它其实是一首歌曲,由桃乐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同名电影里唱红,风靡一时。按英文直译,“Tea for Two”可以译成情侣茶。不过当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将之翻译为“鸳鸯茶”,更增添其微妙的含蓄之美,同时又颇具中国色彩,毕竟中国人都知道“鸳鸯”二字的含义。

从少时至今,《虎口脱险》,我先后看了有四五遍,里面有几个经典片段,简直看一遍,笑一遍——

土耳其浴室里,因“大胡子”中队长将胡子刮掉了,代替飞行员前去接头的乐队指挥和油漆匠,因此认错了人,鬼鬼祟祟朝着别的“大胡子”吹起了接头暗号《Tea for Two》,那滑稽的神情实在引人发笑;逃亡过程中,在巴黎歌剧院的下水道里,飞行员们想假扮身份,但缺少行头,遂让其中一位飞行员伪装成美女,站在地洞口勾引过路人,一旦男人上钩,扑过来亲吻,就会直接掉下地洞,衣服鞋子就地被扒个精光——这一招可真妙。

环球旅馆的6号房间与9号房间,分别住着乐队指挥和油漆匠,以及一对德军。关门时因力量震动,房间号9号颠倒了变成了6号,导致大家走错了房间,引发一系列的搞笑情节。

还有,长着一对斗鸡眼的机枪射手,眼珠子都快斗成鸡了,可还是瞄错了,打下了自己军队的飞机。

当然,在巴黎歌剧院里排练的那场管弦乐,也令人忍俊不禁。乐队指挥说:“这个作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现在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节,再来!”末了,还补充了一句:“我在工作时候不许任何人在场,除了柏辽兹是例外。”

乐队指挥口中的柏辽兹,是法国鼎鼎有名的作曲家,19世纪法国浪漫乐派的代表性人物,他拥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头衔——现代管弦乐之父。剧院里排练的正是柏辽兹的音乐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沦》。

《浮士德的沉沦》是柏辽兹根据歌德著名的《浮士德》改编创作而成,1846年在法国巴黎首演。关于这部剧,比较特别的是它的体裁。柏辽兹没有将这部戏的体裁定名为传统意义上的歌剧,而是以“音乐传奇剧”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为命名。既非传统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在呈现方式上有其新颖独特的安排。全剧分为四个部分,主要角色是四位。在这部剧里,很少出现歌剧中常见的重唱和清唱分开的“宣叙调”和“咏叹调”,而是由各个人物独立的演唱、合唱团的独立唱段以及编制庞大的管弦乐团组合而成。因为前所未有的,首演时巴黎的观众一时无法理解这种介于“歌剧”与“合唱”之间的表演方式,所以首演的效果并不好,观众意外的冷漠深深地伤害了柏辽兹,他失望地表示这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是一个屈辱。可见,一个艺术家,要有所创新,需要的不仅仅是灵感、思路,还有无畏的勇气和接受不满的信心。

好在,时光沉淀出了美好,光阴给了柏辽兹一个有力的证明,《浮士德的沉沦》终以它的别具一格而流传到了今天。回到《虎口脱险》里的巴黎歌剧院,那个总令指挥先生不满的十七小节,即为《浮士德的沉沦》中第一部分的第十七小节。这是一首著名的管弦乐曲,名叫《拉科奇进行曲》,又名《匈牙利进行曲》。1845年,柏辽兹旅居布达佩斯时,听到一首匈牙利的民间乐曲《拉科奇之歌》深受感动,于是将此曲改编为管弦乐曲,并用在了《浮士德的沉沦》里。

进行曲,一般歌颂的内容无外祖国、民族英雄、大好河山等,《拉科奇进行曲》也不例外,它歌颂的是匈牙利的一位民族英雄拉科奇。拉科奇原是18世纪初匈牙利的一位王子,后因领导反抗外族压迫的起义而成为匈牙利民族英雄。《虎口脱险》之所以选择引用了这首曲目,我想导演大概是想借匈牙利反抗外族压迫来暗喻法国人反抗德国的侵略吧。

如今,每当情绪陷入颓废之时,我就会塞上耳机,去听一听《拉科奇进行曲》,来给自己鼓一鼓劲,因为没有哪种音乐作品可以像进行曲这么振奋人心。在《拉科奇进行曲》里,我们能听到圆号、长笛、单簧管等丰富的乐器,恢宏的气势,华丽雄壮,使人联想到精神抖擞的匈牙利军队的行进队列。当我聆听的时候,回想起《虎口脱险》里那一帧帧诙谐的画面,忍不住又笑了起来。我们喜欢看喜剧片,无非因为在哈哈大笑中可以释放久积的压力,让心情得到放松,沉浸在欢欣鼓舞的气氛中。这几年,疫情肆虐,灰蒙蒙的阴霾笼罩在我们头顶,心情很容易陷入黯淡无光的境地。此时,更有必要去看一看喜剧片,听一听慷慨激昂的进行曲,用笑声来点缀生活。毕竟,使这个世界灿烂的不仅仅是阳光,还有我们的笑容。



春风吹来 吴有涛摄

那是一座普通的石板桥,一座已经从现实世界里消失的石板桥,一座桥头栽有马兰花的石板桥,也是一座通向奶奶家的桥。

### 莫忘小桥流水

□江徐

有些诗句,读来会有一种亲缘性,因为诗句营造的意境合上了自己的心境。独立小桥的孤伶,平林新月的清凉,不管别人作出怎样的解释,不管冯延巳自己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我品味到的,感觉出来的,是怎样便是怎样,从心而发,欲辩又难言。

十多年前,有幸获赠南籍画家尤无曲先生的一幅墨宝,画上风景已在记忆中模糊,只记得角落题有“独立小桥风满袖”这一句,后来我将它转赠给一位朋友。论坛流行的那段年月,这位朋友原想给自己取名“乔峰”,不料被人捷足先登,随后跳出“桥风”二字,他将错就错名唤“桥风”好几年。更关键的是,朋友也擅于舞文弄墨,墨宝赠墨客,桥风归桥风,何乐而不为?

作家木心先生在晚年有幸落叶归根,回到故乡乌镇,没几年躺倒在病床上。陈丹青将木心美术馆的设计图拿给他看,他凝视许久,喃喃自语:风啊,水啊,一顶桥。建成的木心美术馆我过去,入口处的确有一座长长的桥,架在乌镇西栅元宝湖上,而这句话就挂在美术馆的正门口。这个自称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都在散步,最远散到了纽约,一生都在寻找一座桥。

前两座“小桥”来自苏东坡的回忆。知命之年的苏东坡,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官至礼部尚书,可谓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在这风光之际,他怀念起谪居黄州时那段艰辛又单纯的时光。东坡那块地,荒在那里,无人打理了吧?雪堂还会有人去造访呢?如今,下一场大雪,雪压小桥,看不到足迹,也看不见路。莫忘,实则难忘,因为渴望归去,去过那种堂前桃李,南窗鸟啼,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生活。人生往往是这样的,有些回忆起来觉得非常美好的日子,在当时也许觉得很难熬。

浓荫与宁静。这片绿意中有一座石拱桥,戴草帽的小男孩骑着脚踏车,正在过桥。他是骑车去奶奶家吗?奶奶家煮了一锅玉米棒子,桌上有一盘豆皮切块的香瓜?这个孩童,这样的风景,让我思绪飘远,飘远,远至童年。

有一年生日,收到一位文友寄来的明信片,整个页面被莫奈画作中的风景铺满。桥是绿色的,远处、近处、岸边、水中央的草木也是绿色的,倒影当然也是绿色的,只有桥下睡莲的花朵夹杂着玫瑰红。光与影的流动与凝固中,少了一丝妖艳,多了一份宁静。光与影,转瞬即逝,光影缔造的婆娑自然,还有自然带来的美妙,被艺术家捕捉并以作品的形式留存下来。

我将这张叫作《梦境·莫奈》的明信片当作书签,插进《梦的解析》。想想这世上,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春花秋月,人间草木,故乡的云和桥,凝视的时刻便算拥有。

诗文里的桥,书画里的桥,风景里的桥,都通向我记忆深处的一座桥。那是一座普通的石板桥,一座已经从现实世界里消失的石板桥,一座桥头栽有马兰花的石板桥,也是一座通向奶奶家的桥,一座曾经充当奶奶钟表的桥,一早行人经过的声响提醒她——天快亮了。这座桥,吸引我去看见、梦见路上的小桥,也会格外在意、记取关于小桥的诗词。

这世上,唯一不可能消失的事物,大概只有从现实中消失,已经流进回忆的事物吧。

世上所有怀乡的人,大抵心中都藏有一湾小桥流水的意境。